

新民晚报

上周在北京开儿童文学会,我提到眼下缺少绝好的文学编辑,不论什么时代,文学天才都是需要被发现或被发掘的。会议结束后,我们在北京南站等待高铁,黄蓓佳忽然说,秦文君,有一部电影,你肯定喜欢。

最近在上映的《天才捕手》,我十分喜欢,它改编自真实事件:上世纪20年代末,默默无闻的托马斯·沃尔夫,怀揣文学梦来到纽约,他笔下的冗长的,不讲文学章法的自传体小说,已经被各出版社无数次退稿,最后被送到曾发现和提携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的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手中。

麦克斯·珀金斯是老派的男人,生活极为规律,戴一顶帽子,衣着刻板,性格拘谨,羞涩,每天踩着点坐火车,过着从郊外的家到市区出版社两点一线的生活。但这看似无趣的编辑,却是个极具天赋和激情的编辑,他的语感如此出色,

一扇未曾找到的门

秦文君

艺术的触角细腻,敏锐,沃尔夫书稿中叙述的灵性,优美如诗的长句,孤独而迷惘的灵魂,文化的变化和多样,一下子击中了他。

珀金斯决定出版这本书,他挥舞红笔,在书稿上改来改去,大幅删减文章篇幅,还将书改名为《天使,望故乡》。此书出版后大获成功,沃尔夫成了文学界的耀眼新星,这部作品也成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杰作,更是在沃尔夫短暂的一生中作为最出色作家之一的流传于后世的最著名的小说。

沃尔夫写《天使,望故乡》时,才29岁,他无疑是个天才,他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体验到人生深切的孤独,但他拥有生活的沃土,饱满的才华,强烈的主观感受令他无法慢慢开

垦那些素材,他陷入狂热的写作中,不惜燃烧自己,甚至,常拿冰箱当桌子写作。创作的激情淹没了一切,却无法驱赶孤独。他需要懂得他精神世界的珀金斯和他共渡难关,沃尔夫在珀金斯身上感受到灿烂的友情之美和精神默契。

珀金斯欣赏沃尔夫的天赋,而沃尔夫深知珀金斯懂得他,有知遇之恩。为了编辑和修改沃

尔夫的第二部作品《时间与河流》,他们绑定在一起工作,他们柏拉图式的情感也促成这部文学经典的及时诞生。沃尔夫在《时间与河流》的献词中,感谢珀金斯与自己“共同度过苦涩、无望和疑虑的日子”。其实沃尔夫也在点亮珀金斯的生命,他带珀金斯去最初租住房屋的天台,俯瞰这座城市,靠在珀金斯的肩上,一起望向远方。为了让珀金斯更理解他的创作,在夜总会,他和珀金斯共同沉醉在摇滚乐中,矜持的珀金斯的脚开始抬,意味着这一个神奇的夜晚,点燃了珀金斯在这世界中生存的内涵和意义。

天才往往是古怪的,有别于常人,沃尔夫自卑、情绪不稳,感情奔放,背负着沉重的孤独,但他视文学如生命,担心听到第二

本新书的恶评,就躲到欧洲去旅行了。成名后的他,暴露出了一些恶习:鄙夷其他的作家,薄情冷漠地处理和妻子的感情,并对珀金斯傲慢无礼。

沃尔夫的文学造诣是高超的,但做人高调,自我,狂妄,是自信和无比脆弱的结合体。一个人,看着他人的痛苦眼神,却感受不到痛苦,如何能算懂得活着的意义呢?他那样的孤独,代表着人与人之间无法穿越的厚重障壁。而珀金斯在各种危机和隔膜的漩涡中,形成了一种淡定而高贵的境界。他在面临沃尔夫太太的手枪威胁时,从惶惑到释然承担。甚至在被沃尔夫赞美的时候,珀金斯还自嘲说,经过自己精心的删改,提出创造性意见的作品未必是更好了,只不过更特别罢了。

影片中,当珀金斯收到沃尔夫最后的来信时,脱下了他的帽子,这是感人的一幕。天才的作家,离不开天才的编辑,珀金斯把这个天才打捞出来,而这一对编辑和作家,虽然是相互成就,彼此敬仰,却注定会分离,会天各一方。

沃尔夫一生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前两部是珀金斯在沃尔夫生前编辑出版的,后两部是沃尔夫去世后,由珀金斯整理出版的。沃尔夫名扬四海,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珀金斯并不为公众所知,直到传记作家司各特·伯格的《天才的编辑》一书出版,珀金斯才作为完美编辑的化身,被世人所认识,并产生了由此改编的影片《天才捕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快四十年,中国人的物质水平不断得提高,中国人民开始走向世界。然而,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乱插队等负面报道开始在世界各地的网络上被人们所诟病。中国人带着“暴发户”“土豪”的名称被贴上标签。经济的腾飞,暂时还改变不了一些国人的素养,这些都需要时间。肚皮填饱了,大家开始关注健康、关注养生、关注饮食、关注旅游……关注生活的多个层面,但更需要关注教育。这些关注代表着整个中华文化的重新认知。

当重视教育思维成为中国人教育后代的标准,成为普通大众的追求,这个国家的后续力量就在不停地积累、艰固以至兴盛。

中国其实从古代开始,就有教育方面的成果。“读书育人”、“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就是教海培育的意思。古代教育家孔子就提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提

育是一个民族兴盛的头等大事。重视教育,必需重视全人的教育,要有承上启下的连接,才能使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更上一层楼。

那些教育的事

郭璇

出“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梁启超说过,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少年是国家的希望。纵观古今,教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明治39年,也就是1906年,日本就开始了普及义务教育。日本的小学入学率1906年已经达到100%,就是说日本从1906年开始,就已经消除文盲。直到20世纪末,大学教育也开始逐步普及。日本成功的教育制度值得世界各国借鉴、学习。

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恢复教育体制,教育改革也在不断地变化当中。1986年,中国开始实施9年制义务教育。2005年,开始实施12年制义务教育。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积累,受教育程度比例会越来越高,直追发达国家。

教育最明显的特征,是让一个国家更接近文明,人与人之间关系更趋向于理性,用文明的方式化解问题。它教人学会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理想,找到每个人的价值,从而让整个社会也变得安定和向上。

小顾与鲜花 ——澳大利亚印象小记

虞咏霖

到澳大利亚不能不看十二门徒奇观。陪同我们的是小徐会计师楼的中国实习生小顾。上海人小顾在澳洲已有二年多,父亲在沪工作,母亲已退休,是位基督徒。小顾靠着自己的勤奋读完金融硕士并考出雅思,现正在追求一位在澳洲的东北姑娘。每天一束鲜花加满腔的痴情,说鲜花最能打动姑娘的心。但愿小顾的妈妈祈祷时别忘了托付上帝。听小顾讲,澳洲的鲜花不便宜。



春之舞 (水彩画)

罗天生

去年金秋,在浙江投资绿色菜篮子工程的坚平兄,把我们夫妇俩接到指南村去小住。

指南村位于海拔五百多米天目山深处。元明更替年代,卻(却的古体)氏家族数人,自安徽迁移到紫南山南麓避乱,借紫山之音以名其村。其古老,其远避尘寰,自不待言。给我的第一眼印象却名实不符,满眼都是别墅式的水泥建筑,洋气十足的独院式别墅也不少,都经营民宿或农家乐,商业气息扑面。显示古山林的,无非宅前宅后,都植立着参天千年古树;千年古井依旧可饮可濯;与相邻七个小山村来往的羊肠古道,至今保存完好。

正在假古董中寻找古迹,坚平特地委托接待我的德馨先生却带我俩走访了两位朋友,教我突然发现置身天目确有打开天眼,俯瞰人境的全新感受。

先寻访李林访先生。李老原是浙江省政协科教文办公室副主任,正司级,离休后,特地购置了一幅砖木结构的农家屋,在此隐居。离指南村一小时左右车程,潺潺的溪涧水一路相伴着,来

到了幽深得差不多到达水源的东坑,在葱茏茂密的林木间,出现了一排农家屋。泥墙,灰瓦,小窗,低户,山居境界扑面而来。在三条大狗的吠声里,叩开了柴扉。竟焕然一新,涂料墙壁雪白光洁,天花板上吊灯垂挂,地铺砖地,都极有分寸。现代,却不奢华;质朴,却显精致;野性,却渗透着文明;粗犷,却不乏细腻……汇成一股扑鼻清香,顷刻将我们氤氲其中。通过大客厅沿木梯拾级而上,是安放管弦丝竹的琴房,经走廊进入宽敞的书房,写字台上全是笔墨纸砚,新写的书法,摊满了地板……窗下,就是李老耕耘的一片菜园,芋芡芋一般撑开大叶,青翠欲滴的蔬菜,铺展得不见半点泥土,矮篱;菜园一隅的翠竹,仿佛一年四季都在供应竹笋!哦,还有什么比在深山野谷品味这种清雅更有置身仙境之感?书香,琴声,画意,加上园圃满畦绿,真正的人间天上!主人访客去了,更增添了闲云野鹤云深不知处的禅意,加上

天目看人境 ——行走“天地中心”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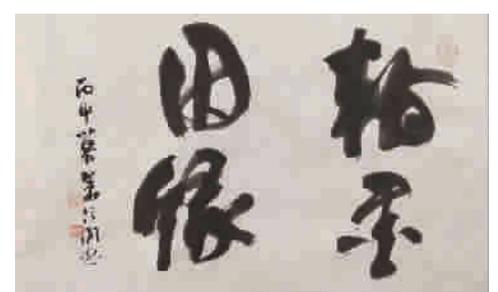
俞天白

女主人超然物外的举手投足,如听梵音的介绍,完全让我真切地触摸到什么世外桃源,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了!寻访的另一位,是褚孝立,别看他已过而立,却始终是个意气风发的追风少年,从建筑工程公司工程销售员起步,追过柯达公司某地区销售经理,追过自主创业队伍加盟名品服饰,追过一度时尚且拉风的摩托车赛车运动,追过德国牧羊犬驯养师,养出了真正狼犬的牧羊犬,注册了犬舍,自行繁育优良品种的名犬!仿佛摆脱不了惯性,正在风光无限之际,他再从繁华都市,追到了天目山深处的棋盘山。原来,他看中了娃娃鱼的价值,将娃娃鱼作为他牧羊犬以外的第二个繁殖目标,而且获得了特殊繁殖证,首批繁殖出的一千尾,立即投放天目山深山野谷的溪水中,使天目山也有了野生的娃娃鱼!他以此吸引城市人,为城市人进山提供民宿,棋盘山庄园就此诞生。L字形的山景独立木屋,会客室、

民宿客房一应俱全。屋前是如毯的草坪,坪上设烧烤炉灶与木几、座椅,供人野炊与闲坐、会友,草坪及山景木屋底下,居然是娃娃鱼的繁殖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经济事业与美的追求、诗意的栖居,就这样被熔成了一炉!

透过天眼,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人的本性的回归?是的,说到天地中心,还是离不开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对生命的敬畏。人毕竟属于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其生命价值只能在与自然互动中体现。为此中国哲学有了天人合一之说。李林访、褚孝立一老一少,殊途同归,难道不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努力,以冲击铺天盖地的同质化包围?是的,这是当代生活追求的大趋势。临安市花巨贤帮助指南村,将残破的千年民居改造成洋气十足的现代民居,正是为了适应这个趋势,尽可能地让城市居民来这里,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又能分享自然、回归自然乐趣。

我恍然。很想重返指南村,哪怕透迤于高山密林中的古道狭窄崎岖,我也要七个古山村走遍,以实现人和自然、现代与传统的互动。



翰墨因缘 (书法) 潘华信



崇明游·农家乐

陆继农

万里长江入海流,奔腾到此水悠悠。桥隧连接江岛路,珍禽驻足东瀛洲。乡村美景如图画,农家乐事不胜收。水洁土净生态岛,最宜长居度晚秋。

流水绕村舍,竹影映朝霞。村路公交近,小楼眺望赊。兴来蒔花草,日暮唤鸡鸭。都说城中好,哪堪比农家。

我的故乡丹阳在美丽的江南平原上,学龄前差不多有五年时间,我是和奶奶一起在故乡度过的。一片农田、数排村舍,就是我们的家园。晚风短笛、炊烟袅袅,成了我儿时最温暖的记忆。

那时,家是故乡上空的缕缕炊烟。我的每一天,都是与炊烟相依相伴的。早晨起床,抬头看到窗外的炊烟,知道奶奶一定在灶头忙开了。上午被送到一知青点学写字,贪玩的我一直心不在焉,当空气中飘来第一缕炊烟的味道,立马起身飞奔回家:“奶奶叫我吃午饭啦”。下午是我最开心的时光,和一群小伙伴在田野、河边疯啊、跑啊,如同蓬勃生长的野草。直到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某某某,吃饭喽,回家喽”的呼唤此起彼伏,我们才如倦鸟归巢般各自回家。

每当我大汗淋漓地踏进家门,映入眼帘的是奶奶期盼的眼神。她一边嗔怪,一边扯下毛巾,为我擦汗、洗脸。我则没心没肺地冲向余火尚存的灶台,因为那个矮看不见里面的饭菜。奶奶见状又急吼吼踩着一双小脚过来,抱我、揭锅、看菜。祖孙俩立即弥漫在暖腾腾的雾气中……

七岁那年,突然被父母接回上海读书。傍晚,火车进入上海地界,我大哭,要找奶奶。现在想想,一定是饿了,想起了村庄的炊烟,想起了暮色中声声催儿归的召唤。多少年过去了,我早已习惯了都市的生活,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可那或浓或淡的炊烟、那揪人心扉的呼唤,连同风中奶奶的泪水和白发,依然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十一年前的早春,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临终前,她唯一的愿望是让我们为她烧一顶纸花轿。许多人不解,我却泪流满面,想起了过去她哼唱的歌谣:大姑娘、坐花轿……奶奶生母去世早,12岁就被后母逼着出嫁,应该没坐过花轿,可她内心深处一定盼着坐一回花轿呀……我抚摸着她留下的鞋子,哭了一遍又一遍。奶奶缠足,就是这双小脚,支撑起了一个九口之家,绵延着一个普通人家温情的烟火,把爸爸和娘娘送进了南京的大学,后来又抚育了我。

密不可分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实,人与烟才是密不可分,人烟浩穰,人烟阜盛……袅袅炊烟下,沸腾的是亘古不变的情亲和薪火相传的民风习俗。也许是童年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流浪感,似乎永远在漂泊。孤独的时候,眺望都市街头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常常会勾起莫名的忧伤。清明时节,我又回到了童年生活的地方。记忆中的田野稻香无处可寻,魂牵梦绕的炊烟也杳无踪迹,现在人们用上了液化气。儿时的伙伴,或大腹便便,或儿孙满堂,皱纹和沧桑都写在了脸上,他们关心讨论的是动迁、进城、买房……“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故乡虽在,故人已不在,记忆中的故乡已不在。

家的烙印 奶奶是个奇女子,明请看本栏。

故乡的炊烟

杨焯